

中国四川省青年结构性失业问题与就业转型趋势研究

玛海补都莫¹ 黄里坡¹ 吕你色¹ 钟艳廷¹ 李渊¹

(1.西昌学院, 四川 西昌 615000)

摘要: 青年就业质量关乎社会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是可持续发展目标体面工作与经济增长的重要内容。本研究以中国四川省为例, 基于《2022 年四川统计年鉴》《2020 年四川人口普查年鉴》及第六、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 采用文献研究和统计分析。2010—2020 年受生育政策及人口变动影响, 青年人口持续减少, 就业总量趋于平稳; 青年就业呈现学历提升、服务业集中、灵活就业增加的特征, 但也存在高校毕业生供需错配、低学历青年失业率高、区域间就业质量差异大等结构性失业问题。建议深化产教融合、优化职业教育体系、完善区域产业布局, 使青年就业结构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本研究回应 SDG8 (体面工作与经济增长), 通过识别与化解青年结构性失业问题, 为实现包容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提供政策参考。

关键词: 四川省; 青年就业; 产业结构; 教育水平; 灵活就业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9.1423

在全球人口结构转型与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双重驱动下, 青年就业问题正逐步成为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议题。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正在经历“生育率持续走低、人口老龄化加速、城市化发展”的人口新常态。四川省作为中国西部人口大省与重要劳动力输出枢纽, 其青年 (14~35 岁) 就业格局呈现“双向流动、结构分化、质量失衡”的复合特征: 一方面, 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带动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五大万亿级产业集群, 吸引大量高技能青年向核心城市集聚; 另一方面, 乡村振兴战略则激发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 形成“中心极化—县城回流”的哑铃型就业空间结构。

然而,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四川省 15—34 岁青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由 2010 年的 38.2% 下降至 2020 年的 32.7%, 呈现显著下滑趋势。同期, 高校毕业生年均增长率达 4.5%, 而技能错配率高达 33%, 反映出“岗位需求高端化”与“人力资本低端化”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加剧。

从政策层面看,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2021) 明确提出构建“青年发展型城市群”, 而《四川省“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川府发〔2021〕12 号) 则强调“以产教融合破解结构性失业”。然而, 当前学界对青年就业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宏观层面的劳动力市场分析, 缺乏对青年群体就业异质性、流动路径及数字鸿沟的系统剖析。例如, 李含伟等 (2022) 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揭示成渝地区青年就业质量存在梯度分化, 但未涉及县域返乡青年的行为决策机制[1]; 张蓓 (2021) 虽分析了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空间演化特征, 但对新兴产业对技能结构的动态需求缺乏量化研究[2]。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2021) 指出, 西部地区青年在数字经济中的参与度不足东部的 60%, 区域数字鸿沟正成为制约青年高质量就业的重要障碍[5]。

一、四川省青年人口规模及就业率变动趋势

(一) 青年人口规模缩减, 老龄化与代际结构失衡并存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四川省 14~35 岁青年人口占比由 2010 年的 28.6% 下降至 2020 年的 24.3%, 十年内减少约 180 万人, 降幅达 15.5%。这一趋势反映出四川人口发展的双重压力: 一方面, 生育率持续低于更

作者简介: 玛海补都莫(2003—), 女, 四川盐源人, 西昌学院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 2022 级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

黄里坡(2002—), 男, 四川金阳人, 西昌学院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 2022 级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

吕你色(2002—), 男, 四川木里人, 西昌学院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 2023 级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

钟艳廷(2000—), 男, 四川宣汉人, 西昌学院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 2021 级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

李渊(1983—), 男, 宁夏银川人, 博士, 西昌学院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 经济与技术管理, 组织及个人行为研究;

通讯作者: 李渊

替水平，削弱了人口再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年均约 80 万人的跨省净流出加速了青年人口的流失与人口红利的消退。

值得注意的是，青年群体内部的代际结构亦呈现失衡态势。20 岁以下低龄青年占比由 2010 年的 35% 下降至 2020 年的 28%，而 30—34 岁群体占比由 25% 上升至 32%，呈现出“橄榄型”倒置结构。这一“头部老化”现象在成都平原经济区尤为明显，反映出高等教育普及、婚育年龄推迟与职业发展周期延长等社会变迁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经济地理视角看，川东北、川南等传统劳务输出地区青年人口流失率超过 30%，而成都都市圈的青年人口占比则逆势上升至 27.8%，显现出明显的“虹吸效应”[1]。这一空间分布失衡加剧了区域间的劳动力错配，造成部分传统产业同时面临“用工荒”与“就业难”的结构性矛盾[2]。

人口结构变化已对社会经济运行产生深远影响：制造业面临超过 15% 的劳动力缺口，养老、托育等新兴服务业人才供给不足，青年群体的创业与创新潜能也因人口规模缩减而受到一定抑制。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人口减少与人口老龄化进程叠加形成“双碰头”效应，2021 年四川 65 岁以上人口占比达 16.93%，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给养老保障与公共服务体系带来显著压力[3]。

表 1 四川省人口年龄构成

年龄	人口数	比重（单位：人、%）
总计	83674866	100.00
0-14 岁	13471112	16.10
15-59 岁	52039950	62.19
60 岁及以上	14167600	21.71
其中：		
65 岁及以上	14167600	16.93

（二）教育扩张延缓职业进入，失业率呈“双峰”特征

近年来，四川省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 2010 年的 25% 跃升至 2020 年的 52%，标志着高等教育由精英化迈入普及化阶段[6]。这一历史性跨越，与“双一流”高校建设、成渝双城经济圈教育协同发展等战略紧密相关。全省普通高校数量从 106 所增至 134 所，在校大学生规模突破 230 万人。教育周期的延长直接导致青年职业路径后移，平均初职年龄由 22 岁推迟至 24 岁，硕士研究生毕业平均年龄达 26.3 岁，博士毕业年龄突破 30 岁。

教育结构的深刻变革引发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调整。16—24 岁青年劳动参与率由 2010 年的 83.7% 下降至 2020 年的 68.7%，其中女性下降更为明显（减少 18.2 个百分点），反映出学历提升与职业准备期延长的双重效应。值得关注的是，高等教育质量与就业需求之间存在结构性错配：2020 年高校毕业生专业与岗位匹配度仅为 63%[7]，而新兴领域如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人才缺口高达 42 万人。

就业市场呈现明显的“年龄双峰”特征：一方面，16—24 岁低龄青年失业率高达 12.3%，主要受限于技能断层与“慢就业”趋势。该群体中选择“过渡性就业”（如灵活就业、自由职业等）的比例从 2015 年的 18% 上升至 2020 年的 34%，反映出青年就业观念的代际演变。另一方面，25—34 岁青年劳动参与率稳定在 89% 左右，但职业稳定性问题日益突出：30—34 岁群体的年均岗位流动率达 28%，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1%[8]。

区域发展不平衡进一步加剧了就业市场矛盾。成都平原经济区聚集了全省 68% 的高等教育资源，其青年失业率（8.2%）远低于川东北（15.3%）与攀西地区（14.1%）。但成都都市圈青年就业亦面临“高学历陷阱”：本科及以上学历青年起薪年均增幅仅为 3.2%，明显低于房价年均涨幅 5.8%，造成“人才购买力折损”问题。2020 年四川籍高校毕业生中，有 37% 流向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出现“孔雀东南飞”现象[9]。

（三）就业规模收缩与结构分化交织

根据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统计，2010—2020 年间，全省青年就业人口由 1260 万人降至 1150 万人，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由 34.1% 降至 30.8%，十年净减 110 万人。这一收缩趋势呈现出明显的年龄分化：16—24 岁组就业占比由 10.2% 锐减至 5.8%；而 30—34 岁组则由 12.4% 上升至 14.6%，形成典型的“哑铃型”就业结构。这一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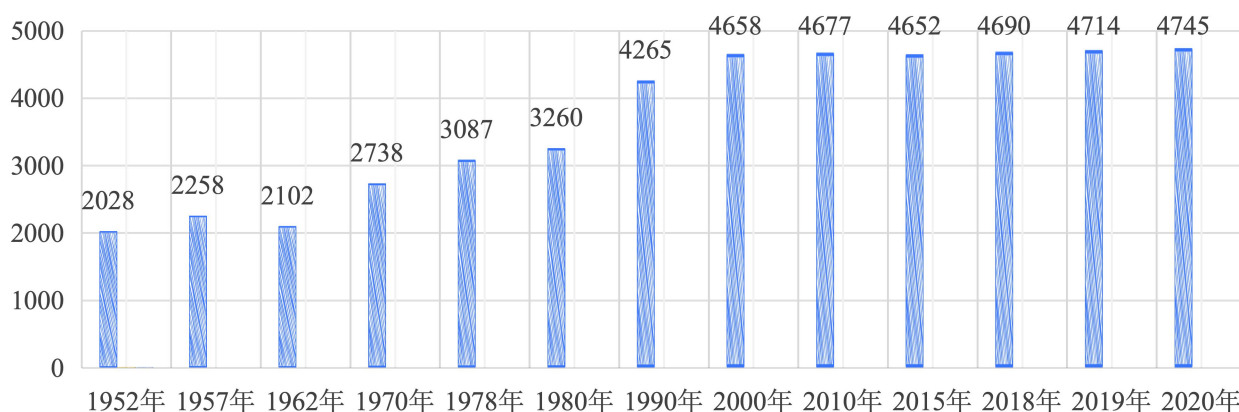
化是人口基数缩减、教育深化和产业升级三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青年人口减少 180 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提升 27 个百分点，叠加劳动参与率下降 15 个百分点，共同导致 16—24 岁群体就业人数减少约 63 万人。与此同时，职业教育与产业需求错配愈加突出：全省中职毕业生的对口就业率仅为 68%，而智能制造领域人才缺口已达 28 万人，说明技能供给滞后于产业升级[10]。

产业结构变迁加剧了就业的分化态势。传统制造业受到自动化替代影响显著，自动化替代率年均增长 8%，纺织、机械等行业的就业岗位减少约 12%。而新兴产业如数字经济、生物医药等新增就业岗位达 45 万个。就业空间也呈现出“核心—边缘”分化格局：成都平原经济区青年就业占比高达 58%，而制造业集中的川南地区就业收缩率达 18%，表现出“产业空心化”与“人才虹吸”并存的区域性特征[11]。

就业形态深刻变化，青年灵活就业占比从 2015 年的 19% 上升至 2020 年的 31%，其中网约车司机、直播销售等新型职业中青年占比超过 73%。但灵活就业往往伴随社会保障缺失问题，青年养老保险参保率比稳定就业群体低 22 个百分点。30—34 岁群体的年均离职率高达 28%，反映出职业稳定性下降与发展期望提升的双重矛盾。就业收缩还带来经济社会层面的多重影响：青年消费市场规模增速减缓，2020 年全省青年人均消费支出增幅比 2015 年下降 4.7 个百分点；青年创业活力下降，青年创业企业数量增速由 15% 降至 8%；失业保险金申领人数年均增长 12%，增加了公共财政与社会保障的压力[12]。

表 2 四川省 1952-2020 年就业人口统计



二、四川省青年就业结构变动趋势

(一) 学历结构优化与性别差距收窄

2020 年，四川省青年就业人口的学历结构发生历史性跃升，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达到 47%，较 2010 年提升 22 个百分点，高等教育红利进入集中释放期[13]。这一转变与“强基计划”“卓越工程师计划”及“双一流”建设、高校新增前沿专业 127 个密切相关，同时全省已建成 320 家“产教融合型企业”与高质量职业教育体系，为青年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14]。大专及以上学历青年在技术密集型行业就业占比达 68%，平均起薪较初中及以下学历群体高 42%[15]。

从性别维度看，青年女性在高等教育中的表现优于男性。20—24 岁女性中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达 51%，高出男性 9 个百分点，体现出性别平等的积极进展。然而，随着年龄增长，该优势逐渐消失：30—34 岁组的学历差距缩小至 3%，并在职业发展中暴露出“玻璃天花板”现象。该年龄段女性管理者占比仅 28%，低于男性 15 个百分点，32% 的二孩女性经历职业中断，生育保险覆盖率也低于男性 18 个百分点，表明婚育责任对女性职业发展仍构成双重压力[16]。

低学历青年则面临显著的结构性困境。尽管其占比已从 35% 降至 18%，但失业率高达 15.2%，为全省平均的 2.3 倍[17]。这部分群体具有“三集中”特征：72% 从事传统制造业与建筑业，85% 为农村转移劳动力，63% 缺乏技能等级认证。随着产业结构升级，传统制造业低技能岗位缩减 18 万个，而其职业培训参与率仅 21%，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进一步削弱其竞争力[18]。

学历分化加剧了就业市场的分层趋势。高学历青年主要集中于数字经济（41%）、金融科技（32%）等新兴产业，薪资年均增长率达 8.2%；而低学历青年则集中于建筑装修（28%）、餐饮服务（22%）等低附加值行业，

薪资增速仅为 3.1%。这一“学历—收入”关系在区域间表现更为突出：成都平原经济区高学历青年占比高达 58%，而川东北地区低学历青年占比仍达 32%，显现出“知识鸿沟”与“收入鸿沟”的叠加效应[19]。

（二）就业形式多元化：从“稳定雇佣”到“灵活拓新”

随着数字技术革新与产业结构转型，青年就业形式正由传统的“单位制”向“平台制”“项目制”转变，就业形态日益多元化。传统的稳定雇佣模式逐渐被灵活、多元的就业形态所补充甚至替代，反映出新时代青年对职业自由度与个人发展的高度关注。

在教育普及和技能结构优化的背景下，越来越多高学历青年倾向于选择自主性更强、创新性更高的就业方式，如创业、自媒体、电商运营等领域。根据调查数据，四川省青年群体中选择灵活就业的比例自 2015 年的 19% 上升至 2020 年的 31%，其中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直播带货员、自由撰稿人等新职业中，35 岁以下青年占比高达 73%[20]。这类就业模式具有进入门槛低、时间自由度高、对场所依赖性小等优势，已成为数字经济时代青年群体的重要就业通道。

表 3 四川省历次人口普查人口性别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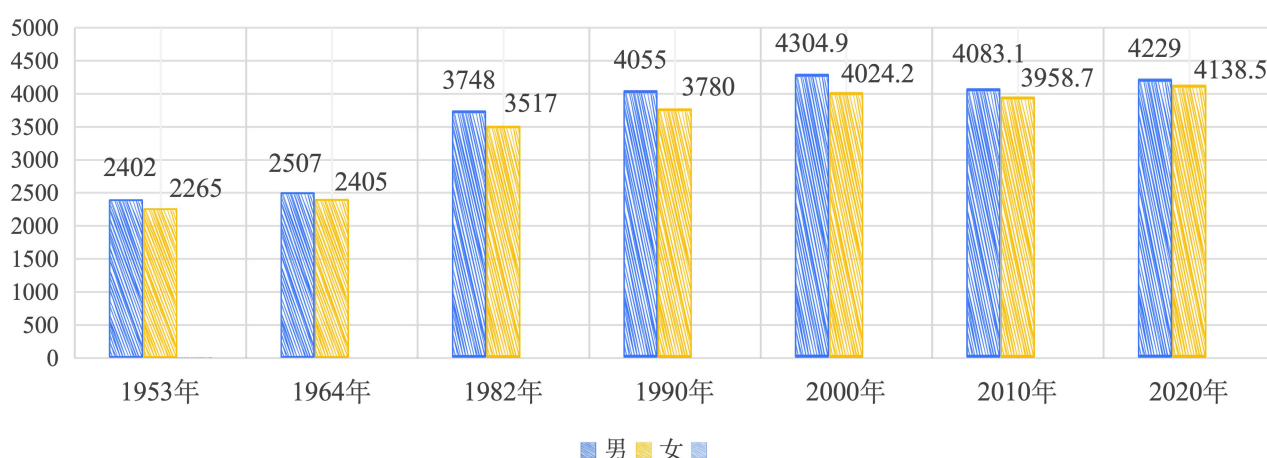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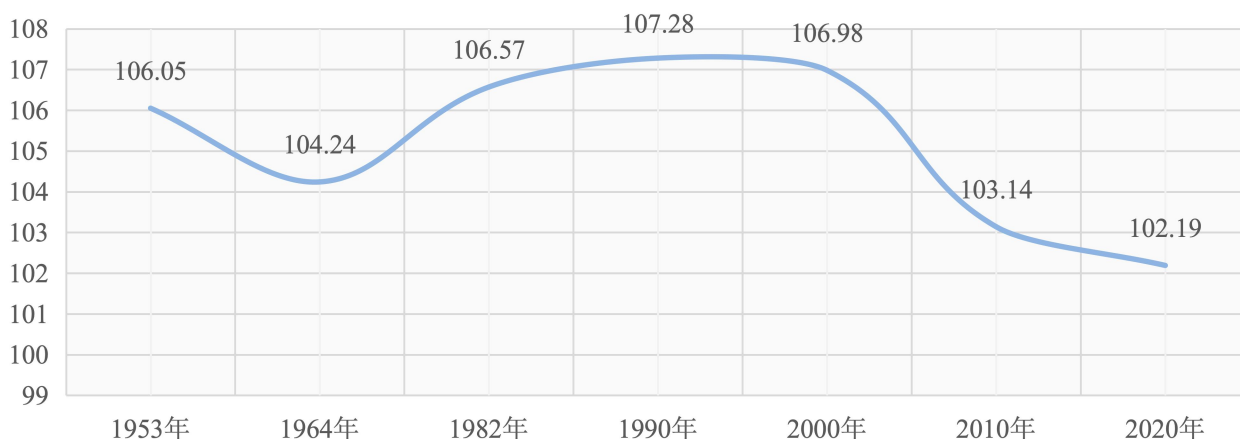


表 4 四川省历次人口普查人口性别比



从代际特征来看，Z 世代（出生于 1995 年以后）的就业观念更加强调“兴趣导向”“多元尝试”和“个体价值实现”。他们更愿意接受“先就业、再择业”甚至“边工作边探索”的弹性职业路径。相关研究显示，四川地区 18—25 岁青年中有超过 38% 曾尝试过至少一种灵活就业形态，显著高于上一代青年[21]。

然而，灵活就业在带来自主性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保障与权益保护问题。首先，灵活就业者的社会保险参保率普遍偏低。数据显示，该群体在养老保险方面的参保率比传统雇佣群体低 22 个百分点，医疗、工伤、失业保险等覆盖率更低，尤其是个体从业者面临“投保成本高、覆盖范围窄、保障水平低”的三重难题[22]。其

次，劳动关系不明确导致权益难以维护，如平台算法控制下的“隐性劳动关系”常引发工时失控、收入不稳定、缺乏申诉渠道等问题[23]。

此外，职业稳定性明显下降。数据显示，四川省 30—34 岁青年年均离职率达 28%，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1.3%）。频繁跳槽虽体现出灵活就业对职业选择的开放性，但也反映出青年在职业发展过程中缺乏稳定发展路径与长远规划[24]。

从宏观层面看，灵活就业的快速增长也对现有公共管理体系提出挑战。一方面，现有劳动法律法规与社保制度仍以“单位雇佣”为基本单元，难以全面覆盖新型就业形态；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对灵活就业统计监测能力不足，政策供给滞后于实际就业结构变化，导致部分青年群体处于“制度盲区”[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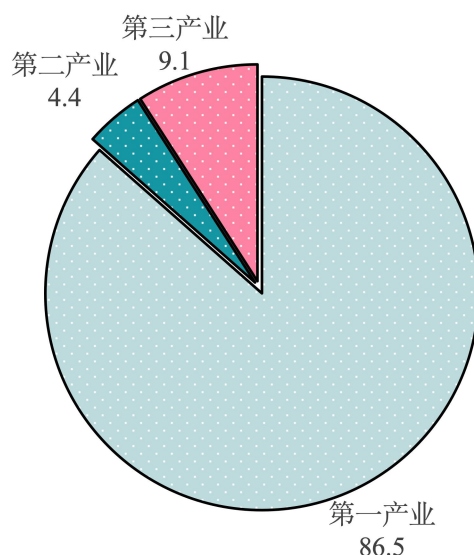


图1 四川省1952年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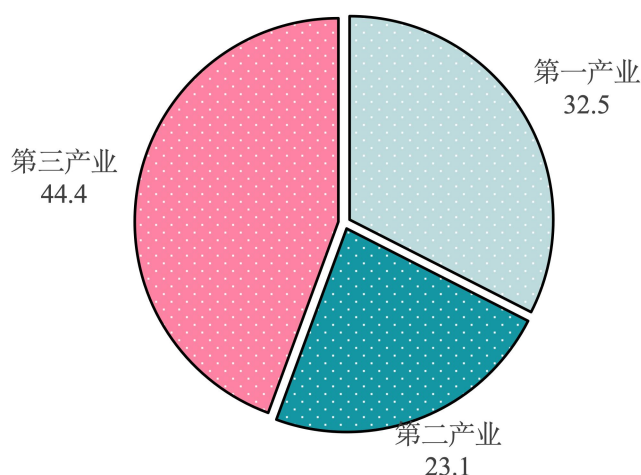


图2 四川省2020年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构成

（三）产业分布：服务业主导与制造业韧性并存

四川省青年就业呈现“服务业主导、制造业韧性并存”的双轮驱动格局。2010—2020年，第三产业就业占比由38%上升至52%，青年群体贡献其中65%的新增动能，体现出“服务业软化”趋势[26]。其中，信息传输（年均增长14%）、金融（12%）、教育（10%）三大现代服务行业成为青年就业增长的主阵地，吸纳超过200万青年就业者。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中，青年从业者占比已达34%，显现出新经济形态对青年人才的显著吸附效应[27]。

尽管服务业迅速扩张，制造业仍在稳定青年就业方面发挥“压舱石”作用。约22%的青年就业于制造领域，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迅猛。2020年青年制造业从业者同比增长9%，其中集成电路、航空

航天等高端制造领域人才密度较 2015 年增长 2.3 倍[28]。传统制造业则借助智能化改造实现“腾笼换鸟”式升级, 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行业青年占比下降 8%, 而智能制造领域青年工程师数量增长达 37%[29]。

性别就业结构亦呈现行业分化: 女性主要集中于批发零售 (24%)、教育 (18%)、医疗 (15%), 构成“三二一”分布格局; 男性则聚集于建筑 (19%)、交通运输 (12%)、采矿 (9%) 等行业[30]。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领域, 女性从业者占比已突破 35%, 较 2015 年提升 18 个百分点, 体现数字产业中性别结构的积极变化。

区域间产业布局差异显著。成都平原经济区吸纳全省 68% 的现代服务业青年就业, 其中金融科技、软件信息行业青年占比达 42%; 川南经济区依托白酒、化工等传统产业集群, 制造业青年就业占比维持在 31%; 攀西地区清洁能源产业迅速崛起, 新能源领域青年从业者年均增长达 16%[31]。这种“核心区服务业集聚、外围区制造业支撑”的空间分布格局既体现区域比较优势, 也暴露出青年人才资源配置效率的潜在问题。

(四) 职业转型: 从“生产端”向“服务端”迁移

四川省青年职业结构正在经历系统性重构, 整体呈现由“生产端”向“服务端”的结构性迁移趋势。生产运输操作人员比例由 29% 降至 18%, 而商业服务业人员占比则由 34% 提升至 46%, 标志着就业形态向服务经济时代深度演进。这一转型与“服务业强省”战略密切相关, 截至 2020 年, 全省已建成 127 个现代服务业集聚区, 生活性服务业青年就业增长 38%, 生产性服务业青年从业者超过 150 万人[32]。

职业结构转型凸显技术赋能特征。数字技术催生了网约车司机、直播销售员、短视频运营等新职业, 青年从业者在该类岗位中占比高达 73%。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中的女性就业比例同步提升, 专业技术岗位 (如教师、医护) 中女性占比由 2015 年的 16% 增至 21%, 展现性别平等的进步[33]。男性则主要集中于 IT 工程师 (15%)、物流管理 (12%)、人工智能技术员 (9%) 等技术岗位, 数字经济核心领域中, 青年男性从业者占比高达 68%。

制造业岗位同步实现升级。虽然传统岗位流失量达 38 万个, 但智能制造相关岗位新增 27 万个, 诸如工业机器人运维、3D 打印、智能检测等新工种快速扩张。绵阳、德阳等制造业高地的产业园区内, 青年技术工人占比达 45%, 成为制造业升级的关键支撑群体[34]。

区域职业结构表现出“双核驱动”特征: 成都平原经济区以数字经济岗位为主, 青年占比高达 62%, 其中成都高新区互联网营销类岗位全国领先; 川南依托白酒产业链条延伸, 酒旅服务、包装设计等特色职业青年就业增长 41%; 攀西地区依托光伏、储能等产业, 新能源相关职业青年年均增长 18%[35]。

(五) 就业质量: 工时缩短与区域分化

近年来, 四川青年就业质量呈现“工时缩短与区域分化”的双重特征。全省青年平均周工作时长由 2015 年的 50 小时下降至 2020 年的 45 小时, 劳动强度指数下降 18%, 这得益于《四川省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条例》的实施与服务标准化体系建设[36]。但在 16—24 岁低龄青年中, 仍有 32% 每周工时超过 48 小时, 主要集中于餐饮 (41%)、物流 (34%) 等劳动密集型岗位, 反映新业态与传统用工制度之间的磨合张力。

区域差异明显: 成都、德阳等经济较发达地区, 青年“标准工时” (40 小时) 占比达 58%, 成都高新区互联网行业青年“朝九晚六”制普及率超过 75%; 而甘孜、凉山等民族地区标准工时占比仅 43%, 当地旅游业青年日均工作时长仍达 10.2 小时。这种工时差异深刻反映出不同区域产业结构的差异[37]。

不同行业的工时与劳动保障状况亦高度分化。信息传输行业青年周均工时为 38.6 小时, 带薪年假享受率达 62%; 而建筑业周均工时达 52.3 小时, 43% 的从业者未签订正规劳动合同。与此同时, 直播、电商等数字岗位中, 58% 的青年选择弹性工时, 但社保参保率仅为 31%, 暴露出“灵活就业—保障缺失”悖论[38]。

工时差异对青年发展带来显著影响。超时工作群体的职业满意度较标准工时群体低 27 个百分点, 年均离职率高出 15 个百分点; 区域间工时差异还加剧了人口流动不平衡: 2020 年成都都市圈青年净流入率达 12%, 而甘孜州青年流失率超过 25%, 形成“工时—人才”循环加剧区域发展不均衡的格局[39]。

三、青年就业变动动因分析

(一) 产业结构升级驱动职业重构

近年来,四川省围绕“5+1”现代产业体系建设,重点发展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饮料等支柱产业,带动高端制造业岗位年均增长6%。与此同时,数字经济与文化旅游产业加速融合,催生出数字文旅、智能应用等新兴服务业态,为青年提供大量高质量就业岗位。伴随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稳步推进,区域协同效应逐渐释放。数据显示,2020年成德眉资都市圈青年就业密度较2015年提升23%,呈现出就业空间从“单中心集聚”向“多中心联动”的趋势。

(二) 政策赋能:创业扶持与就业服务创新

为缓解青年就业压力,四川省出台《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促进办法》,构建集“培训、孵化、融资、服务”于一体的全链条创业扶持体系。个人创业补贴最高标准提升至10万元,带动青年创业主体数量年均增长15%。就业服务领域亦实现数字化跃迁,“互联网+就业”新模式成为灵活就业的重要支撑。2020年,全省灵活就业青年规模突破150万人,其中35%通过“天府微聘”等智慧平台实现岗位精准对接,推动就业服务从“被动撮合”向“智能推荐”转型。

(三) 教育扩张与技能供需矛盾

高等教育扩招政策推动本专科毕业生规模在十年内增长2.8倍。然而,传统专业(如机械制造、汉语言文学)供给过剩,与电子信息、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之间存在显著错配。相比之下,职业教育体系则在“产教融合、校企协同”中实现精准发力。例如,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联合成飞集团设立“大飞机工匠班”,为ARJ21、C919项目输送高技能人才,2023届毕业生对口就业率高达92%。全省已建成127个产业学院,并建立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年均淘汰15个不适应产业发展的专业,有效优化教育供给结构。

(四) 择业观念变迁:从“生存导向”到“发展导向”

青年择业观逐步由“生存优先”转向“发展优先”,呈现出“薪酬竞争力+职业成长性”双重驱动格局。调查显示,72%的青年将薪资作为首要就业考量,65%高度关注职业发展空间,分别较2015年提升18和23个百分点。基础设施联通亦扩大青年择业半径,“成都—绵阳半小时通勤圈”加速形成,带动青年跨城就业比例提升至40%。2020年“蓉漂”青年人才净流入量突破80万人,其中85后占比达60%。与此同时,“城市生活品质指数”在青年就业决策中的权重提升至35%,住房、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日益成为影响青年职业选择的重要变量。

四、结论与建议

(一) 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四川省青年就业数据,发现其就业结构演进呈现以下三大趋势:一是高技能导向增强:数字技术、智能制造等高新技术领域青年从业者占比升至38%,技能型就业成为主流趋势;二是服务化特征明显:现代服务业吸纳青年就业占比已达45%,第三产业成为主要增长极;三是空间分布“双核多极”格局初现:成都平原经济区青年就业集中度达62%,形成以成都为核心的“主中心+副中心”联动结构。

但与此同时,青年就业质量的提升仍面临三方面结构性矛盾:一是教育供需错配:高校专业设置存在“时滞效应”,传统学科毕业生待业率较新兴学科高12个百分点;二是区域就业梯度拉大:非核心区域如川南经济区青年平均薪酬仅为成都的68%,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三是技能代际断层显现:低学历青年数字技能拥有率不足25%,难以满足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基本要求。

(二) 政策建议

1.深化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机制

构建“产业需求—高校培养—职校实训”三元联动体系,建立专业动态“双预警”制度(产业需求预警、就业质量预警)。优先在成都、绵阳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产教融合创新中心,力争2025年前相关专业在校规模实现倍增。

2.实施“金蓝领”技能振兴计划

针对低学历青年,推行“数字技能+职业素养”双提升行动。通过“政府补贴+企业订单”机制建设50个产训结合示范基地,到2027年实现初中及以下学历青年培训覆盖率达100%。

3.推进区域就业质量均衡发展

制定《非核心区域产业承接专项规划》,在川南、川东北设立产业转移示范园,对入驻企业提供最长5年的税收优惠。完善跨市人才协作机制,打造“核心城市岗位池+周边城市人才库”资源共享平台。

4.打造智慧化就业服务生态系统

依托“四川公共招聘网”构建省级青年就业大数据平台,开发职业适配度测评工具。建立重点企业用工监测机制,对失业青年开展“1311”服务:1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1次技能培训、1次回访评估,实现服务闭环。

参考文献:

- [1] 李含伟,陈晓红.成渝城市群青年就业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城市发展研究,2022,29(3):58-66.
- [2] 张蓓.返乡农民工创业的空间演化特征与政策响应——基于四川省的实证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2021,40(2):102-108.
- [3] 四川省统计局.四川统计年鉴2022[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2.
- [4] 四川省人民政府.四川省“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Z].川府发〔2021〕12号.
- [5]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China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21: Digital Lives [R]. Beijing: UNDP, 2021.
- [6] 教育部.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21[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21.
- [7]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年度报告2020[R].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 [8] 国家统计局.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21[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1.
- [9] 胡云,赵骁.“孔雀东南飞”:新生代人才跨区域流动的空间逻辑与调控对策[J].地理科学进展,2021,40(4):512-520.
- [10]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四川职业教育发展年度报告2021[R].成都: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2021.
- [11] 徐旭,王绍光.区域产业转移与就业结构空间演化研究——基于四川省的实证分析[J].区域经济评论,2020(5):68-75.
- [12] 四川省统计局.四川统计年鉴2021[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1.
- [13] 教育部.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21[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21.
- [14] 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高校专业调整与产教融合发展报告[R].成都:四川省人民政府,2021.
- [15]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2020[R].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 [16]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职业女性婚育影响与发展瓶颈调研报告[R].北京,2021.
- [17] 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四川省分报告[R].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1.
- [18] 四川省人社厅.四川技能型人才发展状况分析报告[R].成都: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2021.
- [19] 徐明,刘勇.西部地区青年就业学历分化与区域收入差异研究[J].西部经济论坛,2022(3):72-81.
- [20] 罗晓燕,王文军.数字平台经济背景下青年灵活就业发展态势与挑战[J].青年研究,2021(5):44-52.
- [21] 新华网智库.Z世代就业观与职业行为调研报告[R].北京:新华社,2022.
- [22]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社会保障问题研究报告[R].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 [23] 刘昕,胡春颖.平台劳动的法律边界与制度回应[J].中国劳动,2021(7):27-35.
- [24] 国家统计局.四川省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2021[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1.
- [25] 王文斌,刘沛.灵活就业背景下公共政策的适应性改革路径[J].中国行政管理,2022(2):62-69.
- [26] 四川省统计局.四川省统计年鉴2021[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1.
- [27]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1[R].北京: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21.
- [28] 国家发展改革委.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报告2020[R].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20.

- [29]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四川智能制造发展年度报告 2021[R]. 成都: 四川省人民政府, 2021.
- [30] 李梦洁, 陈志强. 青年性别分化与就业领域结构演变研究[J]. 西部青年论坛, 2022(3): 44–51.
- [31] 西部区域发展研究院.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青年就业空间分析报告[R]. 重庆: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22.
- [32] 四川省发改委. 服务业强省建设推进情况通报[Z]. 成都: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 2021.
- [33] 中国妇女研究会. 女性职业发展年度监测报告 2021[R].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
- [34] 四川省人社厅. 青年制造业就业结构变动研究[R]. 成都: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21.
- [35] 国家能源局西南监管局. 西南清洁能源产业人才结构变化研究[R]. 成都: 能源出版社, 2022.
- [36]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四川省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条例解读[R]. 成都, 2020.
- [37] 国家统计局. 中国区域就业与工时差异统计报告 2021[R].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21.
- [38] 刘冉冉. 数字经济灵活就业中的工时制度与社会保障适配[J]. 劳动保障研究, 2022(4): 39–46.
- [39] 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 2020 年青年发展状况调研报告[R]. 北京, 2021.

A Study on Structural Unemployment and Employment Transition Trends Among Youth in Sichuan Province, China

Mahai Bu-du-mo¹, Huang Li-po¹, Lü Ni-se¹, Zhong Yan-ting¹, Li Yuan¹

1 College of Tourism & Urban-Rural Planning, Xichang University, Xichang 615000, Sichuan, China

Abstract: Youth employment quality is closely linked to social stabil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aking it a critical componen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8 (Decent Work and Economic Growth). This study focuses on Sichuan Province, China, and is based on data from the 2022 Sichuan Statistical Yearbook, the 2020 Sichuan Population Census Yearbook, and the sixth and seventh national population censuses. Using literature review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methods, the study examines employment scale, structure, and trends among youth aged 14 to 35 from 2010 to 2020.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influenced by demographic policies and population shifts, the size of the youth population has continued to decline while overall employment levels have remained relatively stable. Youth employment is characterized by higher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 concentration in the service sector, and an increase in flexible employment. However, significant structural unemployment challenges persist, including mismatches between college graduates and job market demands, high unemployment among low-educated youth, and stark regional disparities in employment quality. The study recommends deepening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improving vocational training systems, and optimizing regional industrial layouts to align youth employment structures with the goals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addressing structural youth unemployment, this research contributes policy insights toward achieving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under SDG 8.

Keywords: Sichuan Province; youth employment; industrial structure; education level; flexible employment.